

延迟退休渐近,背后是这四大趋势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9月10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到各方关注。

专家表示,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一大原因,是为适应当前的人口发展形势,有效应对老龄化挑战。如何理解人口结构变化和退休年龄调整之间的关系?“新华视点”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趋势一:寿命升,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8.6岁

我国已进入长寿时代,人们生命历程中的老年期更长。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8.6岁。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说,根据预测,到2030年之前,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超过80岁是大概率事件。

“快速长寿化、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延长,意味着退休年龄余寿大幅提升,而且未来会继续增高。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现行男职工60周岁、女职工55周岁或50周岁的法定退休年龄,70余年未作出相应调整。”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新说。

“现行法定退休年龄是上世纪50年代确定的,当时的人均预

期寿命不到50岁。”原新表示,“延迟退休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改革,包含了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多方面需要。适应人口预期寿命增长是其中一项重要考量。”

趋势二:素质升,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14年

随着我国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人口素质显著提升。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增加,由1982年的刚刚超过8年提高至2023年的11.05年,特别是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超过14年。

“现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60%,大学生数量显著增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超2.5亿人。与过去20岁左右就参加工作相比,现在年轻人硕士毕业差不多25岁、博士毕业近30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援引一组数据指出,劳动者进入劳动市场时间推迟,而退休年龄不变,不利于人力资源充分利用。

“如果在自愿、弹性前提下适当延迟退休年龄,同时健全就业促进机制,着力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使更高层次的人力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发挥更多作用,将有利于释放新的人才红利,同时有意愿的劳动者也能增加收入。”郑秉文表示。

“未来发展的机会就是用素质

换规模、用素质换结构。”原新说,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关键阶段,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综合施策,发挥人力资源的潜力与优势。

趋势三:老龄化程度升,老年人口占比将超三成

人口老龄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97亿人,占比21.1%;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17亿人,占比15.4%,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根据预测,到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占比超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将达到峰值。

“伴随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养老服务供需矛盾更加凸显。”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说,老龄化是目前世界各国都面临的挑战。尽管延迟退休年龄不能完全解决老龄化问题,但是能够提高劳动参与率,让有意愿、有能力、有条件的大龄人员可以选择继续从事一定工作。

“‘50后’‘60后’及即将变老的‘70后’,是恢复高考后的直接受益者,越往后受教育程度越高。未来,大龄劳动者数量会更多、素质会更优,在完善稳定就业、劳动保障等政

策下,他们也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更大作用。”原新说。

趋势四:劳动力总量降,劳动年龄人口约8.6亿人

在人口经济学中,16至59岁人口被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他们是社会生产的主力。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末,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约8.6亿人,占全部人口的61.3%。从总量看,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依然较大,人口红利依然存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劳动力要素是决定经济长期走势的关键要素。”郑秉文表示,我国人力资源依然丰富,但着眼于潜力和后盾,有必要通过一定的政策调节让人力资源优势得到更好发挥。

数据显示,自2012年起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逐年减少。“从结构看,劳动年龄人口中的青年群体、大龄群体人数占比呈现一降一升态势。这意味着在劳动力市场上,匹配就业岗位能力最强的人口趋于相对减少。”赵忠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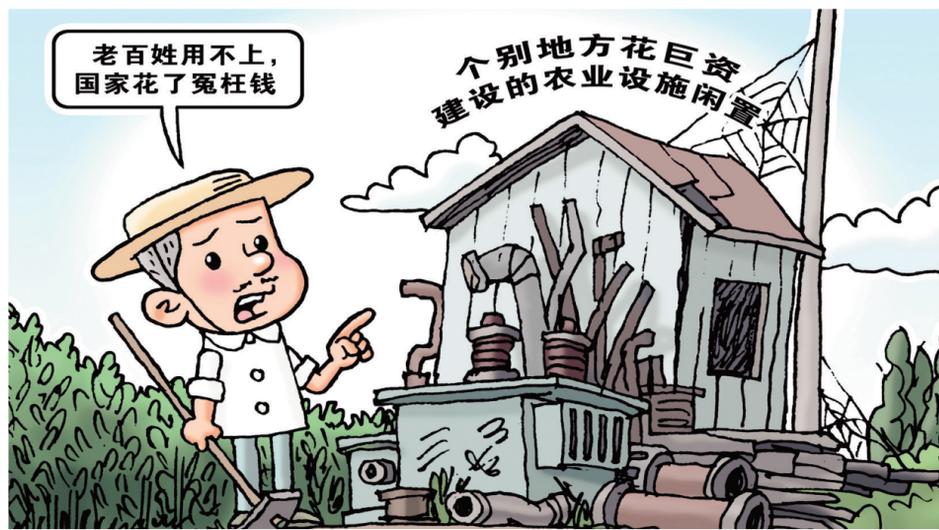
在他看来,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这一趋势,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属于客观发展规律。渐进式延迟退休,可以推动有意愿的大龄劳动者成为充实未来劳动力的重要力量,平滑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曲线。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个别地方农业设施闲置:

投入上亿元,丢的丢坏的坏……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董宝森 杨轩



设施闲置成摆设。

(新华社发)

“新华视点”记者近期在黑龙江市林甸县采访发现,当地花巨资建设的一部分大型喷灌设备用不了,有的只剩架子光秃秃立在地里,零部件不见踪影;一些抗旱水源井也成了摆设。

“老百姓用不上,国家花了冤枉钱。”当地不少村民感叹。

据悉,针对部分涉农项目“建而不用”等问题,林甸县已制定项目排查整改方案,对全县涉农项目建设的设施进行检查。

设备第二年开始丢,第三年就不剩啥

林甸县曾是大兴安岭南麓片区扶贫攻坚重点县,2020年脱贫“摘帽”,如今是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不久前,记者深入林甸县多个乡镇、村屯看到,田间一些大型喷灌设备用不了,零部件丢的丢、坏的坏的,有的因为“碍事”被拆卸。

在四季青镇新富村一处玉米地,一个喷灌设备“大架子”光秃秃立在地里。记者看到,设备轮胎已经瘪了,看不到电机、喷头等零部件,变压器也不见踪影。

在记者追问下,新富村党总支书记带领记者在一个农户家找到了六七台变压器。“怕丢,存放在这里。”一名村干部说,自2013年回村任职,没看到这个大型喷灌设备运转过。

在四季青镇新富村,一大堆大型喷灌设备零件被摆在一个院子的角落里。“一次都没用过,只剩下架子和轱辘。”村干部告诉记者,设备第一年是用好的,第二年开始丢,第三年就不剩啥了。

当地干部介绍,上述大型喷灌设备是实施“节水增粮行动”时建设的。据了解,有关部门2012年至2015年为支持东北四省区实施“节水增粮行动”。

林甸县水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当时由县水务局负责招投标建设,分2012年、2014年、2015年三期实施,覆盖全县8个乡镇,总投资近2亿元。项目包括58个大型喷灌设备主体,以及水源井、变压器、埋设电缆线等配套设施。

除了四季青镇,记者还走访了林甸镇等多地,发现不少大型喷灌设备处于“建而不用、建而难用”状态。

记者了解到,林甸县“节水增粮行动”项目建设完成后,统一交给村

屯、农户,所有设备以“谁受益谁负责”原则管理,在各村登记。记者在走访时看到,有的村干部以村会计没在家为由,没有拿出台账。

林甸县水务局相关人士介绍,属于“节水增粮行动”的大型喷灌设备,因为配件缺失、损坏等原因,目前能用的只占60%左右。

除了大型喷灌设备,有村民反映,前些年在各村兴建的一批抗旱水源井也有问题。

记者在林甸县多个村屯发现,保护抗旱水源井的铁皮房有的出现破损,有的没有配套设施,有的甚至消失。

记者在四季青镇新富村看到,井房内没有水泵,井房外只有孤零零的电线杆,未见电线连接。“水源井就是摆设,春季有旱情,只能花钱拉水浇地。”一名张姓村民说。

为何“建而不用”?

受访农户和基层干部告诉记者,一些大型喷灌设备、水源井“建而不用”背后有多方面原因。

多位受访者表示,大型喷灌设备更适合大型农场或连片农田。林甸县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说,当地人把大型喷灌设备称为“大喷”。林甸县耕地面积有限,老百姓承包的口粮田少,地块分散,并不适合用“大喷”。而且,其运行会碾压周边农户耕地,引发矛盾。

有村民说,“大喷”建设时未经村民同意,直接占地建设,有的设备安装至今“动都没动”。

另外,使用花费大、维修成本高

也是问题。有基层干部说,这类“大喷”是统一订购的,零配件坏了比较难买,价格也较贵。一个农户对记者说,用“大喷”浇地不划算,他们一般都用四轮车拉大桶水浇地。

“负担大,不如拆了。”新富村一名村干部说,“大喷”块头太大,每年还得补偿被占地农户500元。新村村有两套“大喷”,每年需补偿农户1000元,多年来该项支出累计已超过万元。

此外,一些“大喷”还会妨碍农机作业在田间作业。

“有的村民想拆,但县水务局说‘大喷’不能拆。拆不能拆,用不能用;立在那儿,东西丢了,我们还有责任。”一些村干部抱怨。

对于抗旱水源井,一些村民反映,一些水源井电线杆都立上了,但没通电,成了“半拉子工程”;一些水源井建设标准不高,而且建好后无人管护,成了“废井”。

在四季青镇,记者问及抗旱水源井的建造标准、管理归属、监管等问题时,四季青镇党委书记、镇长均没有明确答复。

多措并举强化涉农项目管护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脱贫攻坚国家投入形成资产的长效管理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崔凯等专家表示,对于脱贫攻坚期间形成的扶贫资产,要有长远规划、严格管

理机制,确保国家投入惠及百姓、长期发挥作用。

根据林甸县制定的排查整改方案,林甸县拟对全县涉农项目建设的设施,按照“可使用、维修后可用、已无法使用”做好分类管理。同时,加强管护,明确管护责任人,切实保障涉农项目发挥效益。

林甸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对列入村集体资产的基础设施,林甸县将开展常态化巡查,保障基础设施用起来,让涉农项目真正发挥作用。记者了解到,林甸县水务局已制定《林甸县水利抗旱设施管护办法》,进一步推动水利抗旱设施管护规范化。

业内专家认为,林甸县部分农业设施闲置并非个案,其他一些地方也存在类似情况。涉农项目建设需要科学规划,贴近百姓需求,增强村民参与度。应本着“当地实际需求什么,就规划建设什么”的原则,避免盲目投资、“拍脑袋”决策。同时,要结合实际,探索多元管护机制,防止出现“钱花了、人走了、工程废了”的现象。

受访基层群众表示,应加强涉农项目监管,钱怎么花的、标准是啥等,都要进行全透明公示。基层群众呼吁彻查问题项目,对涉农项目和资金强化日常管理,落实绩效评价,确保高效使用。

崔凯建议,农业基础设施要获得持续、良好的运营,应探索专业化、市场化运维模式,明确责任主体,建立长效机制。

(新华社哈尔滨9月10日电)

医保谈判药品已累计为群众减负超7000亿元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滔9月10日介绍

国家医保局成立6年来

谈判药品已惠及参保患者

7.2亿人次

叠加谈判降价和医保报销等多重因素

累计为群众减负超过了

7000亿元

新华社发(梁晨制图)

如何更好地为群众减轻医药负担?如何让参保更便捷高效?如何守好医保“钱袋子”?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日举行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回应相关热点问题。

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医疗保障与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息息相关。“我们坚持深化改革,增进群众健康福祉。”国家医保局局长章轶介绍,国家医保局制度化常态化开展药品耗材集采,先后开展了9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和4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同时指导和推动地方对国家集采以外的品种开展集采。

“集采的成效之一是群众用药负担降低,用药的可及性和质量提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颜清辉介绍,比如,集采后胰岛素大幅降价,临床性能更好的三代胰岛素使用量占比从集采前的58%提高到了70%以上。“下一步将持续扩大集采覆盖面,开展新批次国家组织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将人工耳蜗等高值医用耗材纳入集采范围。”颜清辉说。

“我们还发挥医保‘团购’的优势,引导新药价格回归合理。”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滔说,国家医保局整合13亿多参保人的用药需求实施战略采购,完善了国家药品谈判准入机制,很多“贵族药”开出了“平民价”。国家医保局成立6年来,谈判药品已惠及参保患者7.2亿人次,叠加谈判降价和医保报销等多重因素,累计为群众减负超7000亿元。

提升保障内涵质量

巩固提升住院保障水平,开展门诊慢特病保障,全面建立职工医保普通门诊统筹和城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机制……近年来,医保的内容不断丰富、质量不断提高。

章轶介绍,国家医保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稳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已经覆盖49个城市、1.8亿人。同时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已有20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将试管婴儿等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今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将“高效办成一件事”理念融入到医保工作中,让医保服务更加便民利民。

颜清辉介绍,首先,新生儿从“落户才参保”变成“落地即参保”,各地医保部门通过数据共享,实现了新生儿凭出生医学证明就可以在线上参保,参保缴费的平均时长从年初的28.7个工作日压减到6.4个工作日,新生儿出院时就能直接报销医药费用。

其次,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从“个人独享”变为“家人共享”。今年1月至7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金额达227亿元,预计到今年年底,各地将实现个人账户的省内共济,明年起将探索推动跨省共济。

“特别要强调的是,跨省直接结算的门诊慢特病从5种增至10种。”颜清辉说,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全国每个区县都将至少有一家医疗机构能够提供新增病种的跨省直接结算。

此外,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让医保结算更加便捷。“医保信息平台现在日均结算量超2800万人次,住院费用结算系统平均响应时间仅0.8秒,有效减少了群众在医院内排队等候的时间。”李滔介绍,全国已累计有11.7亿人激活医保码,群众可以不用携带实体卡,利用手机或者其他电子设备激活医保码就可以就医看病报销。

加强医保基金监管

近期,国家医保局通报多起欺诈骗保案例。医保部门将如何加强医保基金监管,守好医保“钱袋子”?

“截至目前,共检查了30个省份的432家定点医药机构,预计今年全年检查机构的数量将超过过去5年的总和。”颜清辉说。

据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坚持严打严查,持续加大飞行检查力度,并且更加注重发挥大数据的作用,已通过“糖化血红蛋白”筛查线索查实追回医保基金近6000万元,通过“限制性类别诊疗、检查、用药”筛查线索追回医保基金近1400万元,实现了现场检查和大数据结合下的“精准打击”。

“我们坚持宽严相济,用好自查自纠。”颜清辉说,截至目前,各级定点医药机构已退回医保资金约30亿元。

据悉,国家医保局探索建立医保支付资格管理办法,采取类似“驾照扣分”的方式,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记分;完善医保基金社会监督员工作机制,更好动员社会各界参与基金监管。

颜清辉表示,下一步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决不让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变成“唐僧肉”。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推动医保高质量发展 增进群众健康福祉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回应热点问题

新华社记者 徐鹏航